

咆哮的漓江

王诚林◎著

敌寇黑烟掩漓江，城头军魂染战旗。
一寸山河一寸血，英雄大笑赴九泉。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cp.net.cn>

咆哮

王诚林◎著

的漓江

敌寇黑烟掩漓江，城头军魂染战旗。
一寸山河一寸血，英雄大笑赴九泉。

000490333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咆哮的漓江 / 王诚林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

社, 2016. 3

ISBN 978-7-5190-1262-5

I. ①咆…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2393号

咆哮的漓江

著 者: 王诚林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蒋爱民

装帧设计: 君阅书装

复 审 人: 胡 笋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6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3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3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jiangam@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3.62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262-5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率部侵犯桂林途中，我父亲正巧从德国赶回桂林。我父亲既与国军做军火交易，同时又与日军做军火交易。此刻，我母亲怀孕我六个月了，如果不出意外，几个月后我将降临人世。可我能等到这一天吗？

横山勇已有几个晚上没好好地睡过觉了。为进攻广西，各项准备工作都下足了功夫，虽然过去的每一仗下来，他都打得很顺利，可以说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可是在进攻长沙、常德、衡阳之战中，却损兵折将，总的说来，基本按预定方案完成任务，而且获得了不少中国宝贝，比如字画，古铜器，以及紫檀木雕花之类稀世珍宝已悉数运回日本。他知道，接下来的广西之战，一定不会比以往的仗好打。横山勇早闻伯副总长大名，这个被称之为小诸葛的，他和他交过手，每次交手自己都没有捞到多少好处，事后分析，要么是情报有误，要么就是进攻前走漏了风声，以至每次对伯的包围，他的部队就像泥鳅一样在被围歼前溜掉了，而几次力量均衡的战斗，他更没有捞到好处，这一次是在他家里打仗，伯不可能让他有好日子过，因此攻克桂林，肯定是场硬仗。

随后，横山勇再次拿起陈牧农的个人材料仔细端详。

这是日军将领的一个习惯，他们对中国军队师一级将官以上的个人资料都有存档，包括个性、个人背景，都在哪里上学，都经历过什么阵仗，突然间横山勇顿生喜悦，他从特高课长呈送的材料里发现，陈牧农自恃才高，进驻全州后，不思与民同甘苦，反而放纵士兵嫖娼赌博。进而发现其人刚愎自用、轻敌、傲慢、不听忠告，既不善研究敌手也不善排兵布阵，只知敛财，藏污纳垢，阿谀奉承上级，对下级则铁面无私，要人卖命，却不思提拔与利益共享，以致疲兵乏力。这

样的人，岂可重用？

横山勇想起《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的故事。虽然时空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马谡不听副将王平的话，军队不驻扎在大道当中，将其驻扎在没水喝的小山上，陈牧农的部队不驻扎在庙头，却驻扎在县城。庙头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地势险要，攻防兼备，陈牧农只派一个团在此驻防，这岂不以卵击石？

随即，横山勇又把特高课长叫来，详问情况。

特高课长谈到这些事情时，又笑了。特高课长一笑，横山勇就知道又有好笑的事了。

他问，你怎么又笑了？

特高课长说，只怕你也会好笑的。

快说说。

特高课长说，陈牧农和前来视察的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吵了一架。

为什么吵？

陈牧农不听张发奎的。

张发奎脸一黑说，到了我这里，具体布阵你得听我的。

我不听又怎样，说着他拿出临行前蒋总裁命他防守全州的指令说，你想改变它吗？

张发奎气得浑身发抖。

横山勇大笑说，这话属实，马谡果真要坏诸葛亮的大事了。横山勇立即制定进攻部署，一面仍然忍不住发笑。

伫立身旁的黑田大佐却没他这样乐观，黑田说，我感觉陈牧农不会这样简单。

他不这样简单还会怎么样简单？横山勇讥讽说。

这事一时半会说说不清楚，但我总觉得有地方不妥。我看你在下达进攻命令前，是否再侦察一次？

横山勇问，你真是这样想的？

小心没大错。

那好吧，这次就由你派人侦察核实。

二

这面，伯副总长已从乌龙关去到灵川、兴安、灌阳等多地转了一圈后很快回到城里。随即将三十一军副军长冯璜部及一八八师调离城防，城里只留下一三一师、一七〇师及一些自告奋勇的地方武装。

伯的做法在危雨谨看来，令人难以容忍。

他愤怒地说，伯副总，你把原本就十分紧巴的我四个城防师调走两个，这城还怎么防？

闻讯赶来的张发奎也很震怒说，伯指导，你调走两个师意欲何为？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伯反问。

我是说，桂林城防力量本来就弱，你这样干，也不合原则。张发奎的意思是，调动军队，是我的事，你没这权力。

伯这次好像全听明白了说，我把一七五师及一八八师调出城外自有妙用，有关这点我好像已经跟你说过。

是的，你说过，但我同意了吗？

伯说，我既然是指导作战，就有这权力。再说，你不知道打仗不得一味死守的道理？这话伯说得很生气，他清楚，此时不说些压住场子的话，已压不住局势。

危雨谨见伯动了真怒，便不再出声，因为他知道伯不是好惹的。

张发奎也不出声了。他知道再出声，只怕会干起来，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伯抽调走两个师是从战略战术上考虑的，他觉得对付强大的日军，应当既能打阵地战，也能打游击战，战争不能循规蹈矩，用兵不拘一格，

人家不知道自己心里想什么，自己却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因此调两个师出城，不是随意之举，他得在城外多下些功夫。以备日军进攻城池时，瞅准时机在外围打一些漂亮的运动战及伏击战。这点他和危雨谨、张发奎考虑不同，他们考虑的是死守，他要的是灵活作战。

这时，危雨谨沉默片刻后又站了起来，他还有话想说，伯抬起手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双肩说，危老弟，我这样做，完全出于战术需要，你道我不想保住桂林城？桂林城和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将两个师调离，让敌人有隙可乘？我这样做，是为了做到对敌里外夹攻，游刃有余。

危雨谨气坏了，他不会听信这个的。

随后的几天，他都在生气，既生自己的气，也生张发奎的气。这些气他不敢在伯面前发作，在张发奎面前就不一样了，他说我不干了。

你不干谁干？你给我说清楚。张发奎责问。

我说不清楚，因为我没这能力。

你告诉我谁有这能力？

危雨谨差点脱口而出，谁把守城防部队从我这调走，就是谁有能力。可这话他不敢说，只能重重地一屁股坐下，半天不理睬张发奎。这也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即使在张发奎面前耍些小脾气，也只能耍些小脾气，动真格儿的他还不肯。再说，张发奎对他有知遇之恩，当年镇守南宁时，守城得法。这次桂林保卫战，张发奎又把宝压在他身上。自己欣然领命就得有负责精神，他根据桂林地域特点，精心地制定了守城方略。为了这份守城方略，他几天几夜没好好地休息过。漓江、东江沿岸所有山头他都亲自爬过，还险些从老人山上摔下来。当他爬上一座座山头的时候，几乎惊呆了，要不是亲自登临，又哪里知道桂林如此之美，难怪古人说，宁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

山清、水秀、洞奇，无处不景，无景不奇。清澈的江水，可把一切的忧郁、烦恼，荡涤干净。几天下来，他对城防有了新的理解，绝不容许小鬼子到此神仙之境撒野，他让最为强悍的阍维雍师守护东

北面沿江一带，它们包括七星山、东江、漓江沿岸。原防守西面的一八八师抽调走了，冯副军长在城中的防御部队也调走了。按当下情况，他把阚维雍的部队撤下一部分回到城中镇守。防御西面的空挡只能从一七〇师分一部镇守；南面交由地方武装镇守。继而又感觉不对，他的气又上来了，说，这个城防司令我还是当不了。

起初，张发奎对危雨谨耍些小脾气给予理解，危雨谨再这样就不能容忍了，张发奎怒容满面说，守不了也得守，谁要是敢抗命，老子枪毙他。

危雨谨见张发奎动了肝火，不由蔫了，他委屈地说，我不过是在司令面前诉诉苦嘛。

你这叫诉苦？

是，我完全听张司令您的。

我命令你立即把新的部署方案明天晚饭前交给我。

危雨谨双脚一并，举手敬礼说，是！

危雨谨事后想，看来伯只怕不光难为我，而是有意难为张司令。他俩一直不和，依今天的情况看，只怕不是一般不和这么简单，事实果真如此，可怎么得了？

没想到，危雨谨刚刚调整完城防部署，伯似乎为调走两个师的事致歉并作了弥补，他很快地给城防调来两个民团师，有了两个新组建的民团师的加入，危雨谨立即感到底气大为提升，一时间，他对伯的怨恨竟然消了大半。他想，我是不是太小肚鸡肠了？人家伯长官什么人？人家将帅之才，岂非我辈可比？检阅两个民团师时，他发现虽然是新招募的，却个个精气神十足，有模有样，与正规军基本没多大区别。这才多少天，伯是通过什么手段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组建招募工作，而且在如此短的时间就将其训练得有模有样，真不愧小诸葛之美誉也。

危雨谨不觉笑了。

伯这些日子掉了几斤肉，脱了几层皮。当然，他有资源，动用这

些资源也是不得已的事。

在招募兵员的事情上，有件事情让他十分感动，在离市区不远的
一个百十户人家的苏家村，有户姓秦的人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这是户读书人家，家有良田千顷，还有护院家丁，思想观念极其保守。
尤其对待女儿的婚事上，所作所为令人乍舌。女儿凤鸣看中村里一个
名叫张一的放牛郎，张一家里穷得叮当响。凤鸣也不知看上张一哪一
点，竟然死活要嫁他。

秦老爷大怒说，我打断你的腿。

打断腿我也要嫁。

我杀了你。

变成鬼我还要嫁给他。

秦老爷想，女儿意志如此坚定，是因为他们之间经常见面，不妨
来个斧底抽薪，将凤鸣锁在房里，半年不许出门，再为她找一个门当
户对的夫婿。

于是出现了下面的情形，一个大户人家的儿郎经常上秦家来，经
常与凤鸣见面。一次次相见，凤鸣从不给富家儿郎好脸色瞧。老爷知
道还是张一的原故，于是又施狠计，当着众村民的面，说张一道德有
问题，说他偷窃他家东西，这样的人岂能让他留在村里祸害人，要把
这坏小子赶出村去。

凤鸣知道这是计，张一也知道是计，村民们却蒙在鼓里，因此，
张一被无知的村民赶出村子。秦老爷以为这次可以高枕无忧了，女儿
闹闹也就完了。谁知凤鸣在张一被赶出村子的隔天深夜离家寻踪张一
的脚步去了。秦老爷动了杀心，心想你个放牛的，你不让我好过，就
别怪我心狠手辣，我把你告上官府，说你偷窃我家财物，还企图拐走
我家女儿，我出钱，官府通令抓捕。被夫人给拦住了，她不想太过为
难别人，更不想太过为难自己的女儿，她让老爷住手。老爷愤愤不平。
碍于夫人的情面，只得罢手。谁知张一在外走投无路之际，逃难途中

遇上一支国军队伍，他拦住国军，问愿不愿收留他。国军团长见他眉目清秀，身体状况良好，当即允诺。

从军后，张一很快就当上了班长、排长。这时候的凤鸣还不知道发生了这一切，还在亡命途中苦苦寻踪，她好几次与张一擦肩而过，好几次俩人进过同一家旅馆，也未能相见。就在日军占领长沙，风言即将攻克衡阳、夺取桂林也是早的事的一天晚上，凤鸣坐在江边发呆。那时，她早已身无分文，衣服破烂，或许机缘巧合，张一这天带领着一个连的队伍经过江边，张一远远发现坐在江边发呆的女子很像他的恋人，上前一看，果然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她，心中大喜。这时凤鸣也发现了他，心如小白兔欢快的凤鸣，立即扑进放牛郎的怀里放声大哭。她告诉放牛郎，这几年，她寻找他，睡过牛棚，帮人打过短工，有一次险些被洪水卷走，还有一次差点被一个恶霸给霸占等等，凤鸣说着哭成泪人一般。

后来，凤鸣回家，连同张一带到父母身边。女儿的意外归来，令家人大喜，尤其秦老爷见失踪多年的女儿，不由喜极而泣，说父亲不再逼你了，好女儿，你别再离开父亲行吗？

凤鸣咚的一声跪倒在父亲面前说，都是女儿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父亲说，我不生气，我不再生气，也不再拆散你俩……说话间，秦老爷发现凤鸣身后立着一人，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人竟然是他一再加害的放牛郎张一，如今已是一名威武军人。

秦老爷呆了，他羞红了脸，半天说不出话来。倒是凤鸣大方，她责怪张一不懂礼数。她说，张一，你怎么啦，见了岳父大人竟然不行礼，你给岳父大人带回的好酒呢？

张一这才如梦初醒地啪声向秦老爷立正敬礼说，岳父大人好。转而又向凤鸣母亲敬礼说，岳母你老人家一向可好。

凤鸣母亲泪水滚滚而下说，好，一向很好。

接下来便是杀鸡宰鹅庆贺，秦老爷喝着女婿送的好酒，笑得嘴都

合不拢来。

凤鸣见状，趁机动员父亲向军队捐资抗日。

秦老爷问，女儿，你说怎么捐？

凤鸣惊讶地说，财产是你和母亲的，怎么问我？

秦老爷说，你说怎么捐就怎么捐，全听你的。但是有一事你也得听我的。

凤鸣说，什么事，父亲你说。

父亲对张一说，真没想到你个放牛娃竟然在这么短时间就当上了连长，太了得了，但你也得听我的。

我听你的。

秦老爷说，我允诺了你和我女儿的婚事，同时捐出家里大部分家产抗战，我选个良辰吉日，尽快让你和我女儿完婚……

这事也不知怎么被伯获知。伯为此大喜，他亲自登门为这对年轻人举行婚礼，并赐与金匾：奇特婚姻，令人敬重，男儿杀敌，女人守家。

……这段故事从伯嘴里说出来，又增添了若干色彩。伯指着大量的募捐物资，他要亲自给为国家民族大义不惜捐资的人予以表彰。尤其秦老爷，以及凤鸣追求婚姻自由的事大加宣扬。

三

桂林城抗日群情高涨，人们纷纷涌向市政府前捐资捐物，蹿动的人群中，一个年老的乞丐直往人群中挤去，一个被挤得难受的长者骂道，都什么时候了？

乞丐问，不是说日本人快打进广西了吗？

看来你还没糊涂嘛，既然没糊涂，就该知趣赶快离开，别想来此刮抗战油水。

我没有！乞丐申辩。

你还没有？

乞丐抓出一把乞讨而来舍不得用的六十元钞票，大声嚷道，我也是来捐款的……

长者见他这样，连忙向其鞠躬，说果真这样，桂林有望矣。立即，“桂林有望矣”的欢呼声海潮一般在捐款上空响起。

一位记者采访乞丐：你为何想起要捐款？

大家捐我就捐。

你的日子都这样了，把手中这点钱全捐了，你吃什么？

乞丐想了想说，我吃日军的肝肺。引出一阵轰天大笑。

这时捐款台前，走来一个孩子，头发乱蓬蓬的，脸上还挂着鼻涕，因缺乏营养，小手像火柴棍，小脸儿却涨得通红，显然他很激动，他怀里揣着一份心血，挤进了排队的人群。

一个大汉说，小孩，这里不是讨饭的地方。

我不是来讨饭的，我要捐款。

你也要捐款？大汉惊奇。

小孩摸出汗水渍渍的一把零碎钱，在大汉面前晃了晃说，这是我卖报纸的钱，我把它们全捐了。

大汉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对自己刚才的行为表示道歉说，没想到你毛孩一个，这样爱国，我们这些壮汉可汗颜了。说着，他高举起拳头大声呼喊：打倒小日本，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

大量的市民拥来，捐资，捐物。一个失业青年，捐出他绝食一天省下的五元；一个死去丈夫遗下一个生病孩子的女人，把手上仅有的四十元献出；一个省政府小职员将小半生积蓄一千八百元献出……市民们还捐出了大量的棉被棉衣。感人的场面令许多人哭了，大家举手发誓，誓死保卫桂林的每一寸土地，保卫自己的家园。

晚上，一些演艺人员，于军前朗诵诗歌，《黄河大合唱》鼓舞士

气……这番场景，激动得伯副总长热泪盈眶，他久久地站在窗前，仍然无法平静内心的汹涌激情。危雨瑾也激动得不行。

深夜两点，阚维雍还坐在指挥桌前，一动不动，仿佛盯着什么入迷了。

这些日子以来，他只睡了几个囫囵觉。白天检查防御阵地，有时还会亲自参加构筑工事，鼓舞士气，到了晚上，就伏在桌子上研究作战布局。

自从调桂林以来，他一直在研究横山勇其人其事。他深知此人狡诈、凶悍、勇猛，貌似粗鲁，实则粗中有细，深藏韬略，粗暴或许故意露拙。对付这样的人得另辟蹊径，绝不能墨守成规按常规出牌。奇兵奇谋，给敌人摸不着头脑的突然打击，方可奏效。进一步分析，敌寇为何屡屡所向披靡、长驱直入，其凶残、神秘，不可战胜的神话瘟疫一样传播四溢，这是日军宣传的结果。我们也应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英雄精神，认真研究对手的行事风格，以及对敌情的准确把握判断；我们的军人同样也可以做到不怕死，也可以神秘莫测。只要将帅身先士卒，不谋私利，上下一心，又怎会打不过敌人？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的教育，父亲问他，1840年以来，中国军队遭遇外敌入侵为何屡屡败绩？自小崇拜英雄的他脱口而出，英雄，国家不提倡英雄，提倡的只是相互掣肘，掌权者从中牟利。

父亲问，还有更重要的吗？

他想了想回答说，专制、腐败，权力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这少部分人为所欲为地攫取国家财富而不受任何监督……

此话父亲和朋友聊天时说过，不料被他听进心里。因而，父亲深为有这样的儿子而骄傲，同时深为他将来的命运担忧。

阚维雍自幼刻苦研读兵法，从军后更不敢懈怠。他想，以目今形势，坚守城池固然重要，但打仗不能拘泥于形式，假使敌我力量均衡，没有话说；假使力量悬殊，无异于坐以待毙。最好的防守应当是攻防兼备，

攻为了守，守应求攻。理想方式应出奇兵，袭扰敌军，方可延缓敌军进攻步伐。时间刻不容缓，他准备向危雨谨提出他的防御作战构想：他将组织几支敢死队与城外部队联手袭击敌军指挥机关和粮草重地，打敌措手不及。只有这样，或许可能和凶残、快速、勇猛的日军拼上一阵，否则，桂林究竟能够守几天实在难说。他不是怕死，自从从军那一天开始，他就抱定要为国家民族牺牲的决心，以至每次部署动员，首先做的就是提升将士们的士气，今天上午，在七星山上，他和将士们一起修筑加固工事，下午来到北门，又和将士们一起修筑加固碉堡。他脱下军服，挥镐大干了小半天，将士们浑身汗水，身上像蒸馏水一般冒热气，有的士兵手上起了大血泡。他气定神闲地一面和将士们一同干活，一面聊天，仿佛没事一般。其实他的手掌心也起了血泡，且火辣辣的。为此，属下对他十分钦佩，他们都知道这样的师长，坐在指挥所里，是位镇定自若的指挥官；上前线，绝不是一个走马观花的人，他要真刀真枪实干，以身作则。这样的师长，即使让他们为之粉身碎骨，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每次打扫战场，获胜物资集中到一起，把那些按规定应当上缴的上缴，一些无足轻重不需要上缴的，比如烟、酒、糖果之类，大家便平分了。一些平分不了的，能吃平火的，吃平火。吃平火也不能的，就记账保存，或让给一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士兵。

这些都给了我们，你呢？

阚维雍躬下腰身，从平分的物件里取了一份说，我的在这。

士兵们突然间眼睛红了，他们哽咽着说师长，你……

我不是和你们一样么？

阚维雍庆幸遇上伯，两人见解几乎没有差异。两人的对敌见解一致。

伯把他对敌人的认知总结为几点：

- 一、快——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 二、硬——坚守阵地，坚忍不拔；
- 三、锐——锥形攻击，勇往直前；

四、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测。

我军该用何策略，用何法宝破敌？这就是法宝。问题是他遇上了危雨谨。危雨谨对阚维雍的机智谋略，视而不见，甚至歧视。这让阚维雍感到十分为难。尤其在对敌具体作战上，两人见解几乎势成水火。也许，危雨谨不重视对对手的研究，或者根本就没怎么去想，他脑子里只装着一一条，就是坚守不出，敌人要是攻到我城下，我就用长枪短炮和他硬拼。敌人要是攻进城里，就让所有拿得动武器的人跟他玩命，大不了拼了。因而，他对阚维雍的灵活作战方案，表示出不屑与坚决反对态度。在下一次作战会上，危雨谨问计于大家，阚维雍端出他的作战构想。

危雨谨眯着眼睛看了他半天。

阚维雍被危雨谨看得心里上下打鼓，他不知道这位城防司令究竟作何感想。

阚师长，你这是什么狗屁作战方案，难道我发给你的作战方案你弄丢了，或者我在会议上作出的决议你干脆把它忘诸脑后？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的这些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危雨谨的话在阚维雍听来，实在不堪入耳，他通红着脸，半天没有吱声。

危雨谨以为自己占理，更为得意地说，你阚师长是不是不打算干了？

危司令你这话从何来？阚维雍的惊讶无异于晴天霹雳。

刚刚你不是表现出来了？

我表现什么了？

你说你要带一支部队离开阵地。

我这样说了吗？阚维雍再愚笨也听出危司令的敌意了。其敌意从何而来，是对伯从城里调走两个师令他不满，还是别的？转而又想，应当不会呀，伯不是又给他调来了两个民团师？为这事，他不挺高兴的？难道是我与伯长官走得较近，他不高兴了？

我告诉你阚维雍，再不要在我面前提你的什么带兵出城的逃跑策略，这样的策略，不仅我这里通不过，战区司令张发奎那里也通不过，你要是再提，我就认为你在动摇军心，是公然违抗我严防死守的命令。

危雨谨为人固执，思考问题机械霸道，不允许有任何不同意见。他似乎说得还不够，又重重地补充一句，谁要离开阵地半步，杀无赦。

四

谁也没想到，几天过后的一个晚上，城里突然发生大火。天刮着南风，空气湿润，火怎么燃烧起来的？

据报是从城南开始的。

城南是民团师驻防阵地，危雨谨之所以把民团师派驻在此，是因为南城方向受敌攻击的力度可能没其他方位强。这些判断不仅是他，也符合战区司令部的分析，就连伯长官也点头认可。

民团师的接壤部是一七〇师，这也是个新编师。武器装备参差不齐，兵员素质欠缺，其工事，无论时间和质量上，远不能和阚维雍部相比。有关这点，他还是佩服阚维雍的。他曾分别带领民团师和一七〇师的防御工事人员上阚师长的工地进行参观。

大火发生后，危雨谨突然感觉自己的心很痛，就像一颗生锈的铁钉深深地扎进肉里。他现在才感觉有些事情自己做得实在卑鄙。但已既成事实，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只能用这种近乎折磨的方式来为自己赎罪，舍此别无它法。前些日子，他把蒋总裁拨付给桂林的城防款项挪走近百万之巨，运到贵阳去兑换金条中饱私囊，这样的事要是被查出来，即使不死也将脱去一层皮。不仅脱去一层皮，只怕还要辱没子孙，辱没祖宗，让他们家八辈子也抬不头来。

因为军饷和军前物资款项的贪污，使得原先设计的工事构筑密度、

坚固度，以及数量等大打折扣。于是他用了近乎自我折磨的手法和将士们一起加固垒筑工事，甚至和将士们在一个锅里吃饭，并且一个团、一个营去走访，一面鼓舞其士气，一面问寒问暖，弄得将士们几乎流下泪来，将士们在心里默念，只要危司令发一声号令，他们愿为城而亡！也愿为危司令去死！

危雨谨激动了，他挥舞着拳头高呼，一切为了抗战，为了保卫家园，保卫民众的生命财产，保卫美丽的桂林城而浴血奋战！

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扬，山呼海啸般在城里波涛般涌动，经久不息。

只有到了此时，危雨谨愧疚的心才稍许平和宁静一些。可回到屋里，他的另一颗心又开始安慰自己了，这颗心对他说，我算什么，我戎马半生，为国家民族付出过多少，而我又攒了多少？比起某些人来说，我攒的这些，只不过凤毛麟角而已。再说，我要是不攒，还不被别人攒去了。我当这个防城司令容易吗？我这是在拿自己做赌注，我在赌自己的命，肯定会输，输得很惨，甚至命都可能丢掉。因此我攒下这点，有什么可烦心的，有什么过不去的？我不就是让我的手下在修筑工事时，少放点水泥、钢材之类，或者少筑几个碉堡，少筑几道障碍而已。日本人是什么人，是豺狼虎豹，是土匪强盗，比土匪强盗不知凶狠和坏上多少，这样的人，连老蒋在美国人的帮助之下都对付不了，我这么小小的桂林城，对付得了？假使我不在修筑城防工事中，偷点工、减点料，就抵抗得了日军的进攻？反过来说，就算我不偷工减料，又能怎样，到头来不照样被日军飞机大炮炸得稀巴烂。因此，这场大火来得太是时候了，管它是天火也好，地火也好，有意为之也好，总之，掩盖了由于他的贪婪造成偷工减料事实……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从地狱回到人间地对自己说，就让这一切在浴火中洗礼去吧。

据说，大火是从一家民房引起的，随后引发一连串爆炸声。危雨谨率卫兵急匆匆地往火势最猛烈处扑去。